

臺灣戰紀 下卷

台灣人民之自動
抗戰

臺灣戰紀卷之下

海東洪棄父纂

歲乙未九月。劉永福既去。殘兵或去或潰。或竄入山。日軍徇沿海沿山谷地。越十日。自鳳山分軍南下。恆春城。自中部分軍進屯內山埔裏社。自臺北分軍取後山。宜蘭縣。陸軍由三貂下北關。水軍由蘇澳徇南關。臺疆略定。祭悼陣亡將士。高島副司令率一隊凱還東京。總督巡臺南。返臺北。布告民政。是時惟後山花蓮港未進軍。而臺東尙有清官及兵。可不勞而定。故總督府以下官。預備新歷一月元旦行大慶賀。是日爲舊歷十一月甲寅十七日。而十一月癸丑十六日。既望夜。忽有民衆會政府城事來者。二大股。一股新竹。

胡嘉猷率自三角湧突出。一股臺北陳秋菊率自大龍磅突出。圍攻城下。殺聲槍火連天。夜中三千餘人如萬人。計劃一覆省城軍。可以四出破他處屯軍。除各地辦務署。四方自多響應。而總督樺山。自滌臺來。尤未臨陣。及是從夢中驚起。親督軍守陴。憑城發礮。城下民軍阻於城。屢衝不入。城上軍隊密梯不能及。圍攻既久。天大明。城外大稻埕。艋舺。二大市也。無敢開門。亦不焚掠。即各散去。路中惟毀八芝蘭學校。殺守路軍人。而日軍見其退。則亟啓關追。並焚附近村堡。殺早行人。窮治徒黨。而匪徒多散入山。治者輒非匪徒。於是全臺戒嚴。拘繫各地辦局諸公。元旦不賀。遣兵搜索山外居民。開道路。設郵局。而丁巳後山警報至。乃復有宜蘭之變。初

日本之取臺。惟宜蘭最恭順。宜蘭者。噶瑪蘭也。光緒己丑。改廳爲縣。城中有土著老舉人候選縣李望洋。約各鋪戶。日日候迎日軍。臺灣之迎日軍者。無甲乙科人。亦無士籍。甲科若施士洁。若許南英。均襄助劉永福饗事。時事去則已。亦去。鹿港蔡德芳。雖不與事。亦望風去。惟李望洋利無廉隅。不去亦不隱。當全臺未有剪髮時。首先剪髮變服。躬迎日軍。宜蘭人目笑之。則曰。吾以老頭皮易蘭城生命也。然望洋之媚敵。時時遭侮辱。益爲蘭人所輕。兵士亦復凌虐居民。輒出擄殺。於是抗者四起。自礁溪旱溪迄員山。暴徒爭攻屯軍。自蘭城北至頭圍。南至羅東。處處騷然。日軍走淡水。十二月丁卯朔。調軍艦二艘。派遣混成第七旅團。向蘇澳上陸。蘇澳北

去蘭城五十里。距頭圍八十五里。越四日辛未初五軍至礁溪。又二

日癸酉。軍至頭圍。守備軍復至。民衆不能支。弱者潰。強者悉入鼎底孟。鼎底孟四面山。四壁峻。外隆而中窪。壑谷走番山。日軍入。輒挫。乃屯山外以困之。越丙申年二月朔。越二日。總督府命使者至臺東州。咨清知州去就。越七日。而恆春守備隊及水師亦至臺東。臺東者鳳山後山之東。清乾隆時七十二社番地。歲納餧六十九兩。時閉時通。視同棄壤。志所謂卑南覓也。州治地實迤南。光緒初元。日本尙未統一。薩藩西鄉從道欲擅兵。則以舟師攻牡丹社。報仇殺。是地屬瑠嶠。在臺灣南端界外。清遣欽差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率軍來。日軍退。始駐兵。自瑠嶠鑿山刊木。通卑南。瑠嶠即今

抗戰之勢之極大

恆春也。光緒十五年己丑，極南置恆春縣，極東置臺東州。及是清
知州張儀春交出土地冊籍，勇丁名簿，退歸國。而水軍復北上收
花蓮港。花蓮港在臺東適中，與埔裏社對。於是全臺始悉入版圖。
侯爵伊籣博文來視臺，地方報肅清。第二師團歸還，頒布民政官
制。而腹地繁盛之區，伏莽又蠭起矣。卷三初日軍之至，各地平民懼甚。
路絕行人，炊火無煙。市街閑寂，民間相驚以倭。鷄犬無聲。及肆爲
淫暴殺戮，民轉藐之，相指詬不以人類目。軍政施則憲兵可殺人。
民政施則警察可殺人。憲兵長之良者，亦能約束軍隊憲兵，不使
肆暴。而良者鮮覩。日本惟民政長官水野遵，老成有漢學，有懷柔
臺灣心。日人之欺侮臺人者懲，奪臺灣權利者斥。本其政略，可以

以柯鐵為首之大坪

抗戰

安輯內外，永遠無事。而武人當權，視爲無能，新進操切，以爲老朽，不旋踵而去任。其他將官，則皆庇日而屈臺。吏復脰脂剜肉，民無所控憇。弱者吞聲，強者走險。舊與日爲仇者，或爲之俑。於是南路有鳳山嶺、大岡山之變。中路有大坪頂、刺桐巷、埔裏社之變。見而大坪負嵎最久，施拒踰四年。其始事則丙申三月也。山陡陼連，大山在雲林治斗六街東南，最曰大坪，距街二十餘里。次曰小坪，十餘里。山有村落，亂時民多避入，故人煙轉盛。維時有山外民被兵虐，婦女被侮者，徙山中出貿易，遇兵奪其貨，乃寅夜結隊，刦兵舍，刦街中。日軍不堪，則鳩四處守備兵於斗六屯，購民間知寇巢者，刦街中。日軍不堪，則鳩四處守備兵於斗六屯，購民間知寇巢者。

民漫應之。指大坪頂以告。而又告大坪人。於是兵隊深入。導者迂其途。無所遇。日暮至山崦而還。則焚旁山村落。於是山下人悉與山上合。而夜刦敵者益數。亦稍取富室以爲資。丙申四月。日軍聚衆復攻大坪頂。大坪民已徙入山內六里。曰部庭尾。山尤四面峭。中一道如線紋。旁則古樹喬松。參差蔽天。石纍纍。或圓或墮錯。怪鳥騁於林閒。獸駛羣起人面。兵隊不能成行。輒尋有竹屋者焚之。屋則無人。前去嶽巖。不敢再上。循大坪左右麓而燬。有柯鐵者。業製紙者也。年二十二。爲製紙家削竹浸池。勤力作。不隨衆爲非。身手健。喜獵獸。亦精槍法。時始娶婦。爲儕輩調笑。與山人十數輩。避兵山間。兵至爭走。柯鐵曰。是可取也。君走。則槍與我乎。衆付之。有

槍十二桿，彈子十袋。於是放火樹下，猱入深叢間，登高望兵最多處，連發槍擊之。兵出不意，盡驚駭，疑中伏，槍亂鳴，且擊且走。柯鐵則復轉他路截之。兵見無人，復止搜山，而槍復至，至如雨。蓋柯鐵挾十三響槍一，七響者三，餘亦四五響，每一發連至如三四十槍也。兵有傷者，有仆者，昇而行。山深日暮，不敢留。柯鐵一路截之。敵疑伏多，遂大奔。先是日法嚴，搜軍器，民多埋之。及是取出，洗刷不工。柯鐵連放，已敝其八，惟十三響及七響者四桿不燬。柯鐵挾以追之。柯鐵徑道熟，年少趨捷，行林木間如飛。倏東倏西，其來閃戾，槍無定處，故能以一人獨驅敵五百餘人。軍裝糧秣，悉委於路，懸尸荆棘間，有至腐者。由是柯鐵膽益壯，儕輩匪徒羣以此服之。遂

有十數輩與聚。號之曰鐵虎。日軍至斗六。夜已黑。警守至天明。亦聚衆謀報復。聚既多。越二日再行。再至大坪。柯鐵至是則不復避。招所與處者。益以旁近山民數十。出伏林閒。兵既過而伏發。截成兩處。在內者突欲出。在外者猛欲入。柯鐵等列槍齊起。上等兵下等兵。殞五十餘人。守備隊長亡二人。狼狽奔返。大坪頂人有歸巢者。遂作蹶塞計。而部庭尾村長張考。家饒裕。商業數處。不欲仇倭。乃遣人至大坪。勸柯鐵徙入山內。願資鐵築室。毋生事。柯鐵悅。而衆人者素聽張總理言。則亦散。張考乃令人至斗六。託保良局關說民政局。以張考兄張是作引導。窮治起事者罪。守備隊隨之行。既入山。則闐無人。張是引至數村焚之。村各遺有鷄豕米粟。餌使

掠之復窮搜數山還報土匪遠颺俟緝獲冀可了事。民政局日官也許之令約束近庄民毋助匪類而守備軍以隊長亡兵多暴骨不可已顧畏大坪頂路險雖引導不敢入於是出哨見有從山出者即謂匪人輒捕之殺無辜十數輩而張是子到斗六貿易亦被逮。張是聞之恃有前日鄉導功則至軍保之亦被收。民政局長聞之親至守備隊勸釋之而武人藐文吏甚立殺之。張考既喪一侄一兄則憤不爲保家計招匪徒黃選等助柯鐵任爲之。張考家素豪山中往來者多就宿聞其欲舉事則羣至。張考乃收買軍械春硝藥磨刀礮槍出餉食其族屬張大猷張呂赤張呂良咸攘臂起於是白晝列隊至斗六攻守備兵屯所柯鐵佩刀挾槍袒而行衆

酣呼即隨之。分數道守備兵一日數驚。五月辛丑初七飛遞集臺中。

嘉義彰化各處防軍至雲林謀剿之。而大坪頂已先有守禦。插木爲杙。編竹爲籬。誅茅爲寮。自小坪至大坪。一路數寮。寮爲營。營大者數十人。小十餘人。復出前官軍所棄巨礮。置險要。自山上亘山下。俱設伏。明警堠。有敵至。鳴槍爲號。則他處應之所聚皆亡命徒。有無父者。無兄者。無子侄者。皆兵所殺也。有無家宅耕業者。無牲畜者。無菽粟者。皆兵所焚所掠者也。衆至山。無有厭恨。以報仇爲快。恨倭不。大至。於是五月壬寅初八日。兵集斗六者。天未明。吹喇叭。造飯。秣馬蓐食。人帶飯丸。攜水飲。負槍橫刀。牽馬輦礮。紅帽兵。黃帽兵。皂帽兵。各以色分隊行。挑夫成羣。以吳明爲鄉導。望大坪頂。

進發未至山，天明進至山麓，搜伏然後行。近小坪，巨礮望山壑深黝處轟之，礮震山谷，林木簌簌下見無人。再行或攀藤或爬石，既入小坪，諸山民度兵入伏。四山鳴礮齊起，或前或後，或出中間，殺聲殷山，槍大至，皆出林木間，或隔溪壑呼譟以驚之。兵大隊不能行，少輒爲所算。草木陰翳處，數槍起，則疑爲大衆。山頭見人形，往則不可及，而呼聲槍聲愈出愈近。有截擊者，軍遂亂。於是中槍者，躡者踣者顛者，俯前墜者，仰後絰者，奔散者，有被牽入林木中慘殺哀鳴者。計軍位凡九等，自將以下曰大佐，中佐，少佐，曰大中少尉，爲差。是役集各處軍，自大佐大尉以下，死者數人，兵丁雜目，死三百餘具，見文報。負傷遜歸者，嘉義守備軍長，中佐益田氏，少佐

左篠氏。中隊長大尉古市氏，暨雲林支廳憲兵警察人員，或潰或傷，不可勝數。中尉中村益明，爲山人生獲凌遲死，懸屍山麓，越數日跡得之。軍中大號慟恚恨。於是電至臺北總督府，始報土匪猖獗，請益兵。蓋前此兵隊一度登山焚燬，則報一次土匪掃攘，實不見敵，而駢殺山下人爲功。及是始不可掩。然是時臺北臺南各有暴徒紛起。臺北旁山諸處，徒黨衆多，起非一地，擾非一時。倡首非一二，而以簡大獅陳秋菊爲主名。臺南之亂，則鳳山縣北爲大岡山，鳳山縣南爲鳳山嶺，二山不及大坪山之邃。大岡山屹起平地，西至海南至小岡山，東去後山尙遠。介安平鳳山二縣中，鄭青之部自應募，一當日軍，劉軍去，遂竄伏四處。及是合新附之衆出沒

左篠氏。中隊長大尉古市氏，暨雲林支廳憲兵警察人員，或潰或傷，不可勝數。中尉中村益明，爲山人生獲凌遲死，懸屍山麓，越數日跡得之。軍中大號慟恚恨。於是電至臺北總督府，始報土匪猖獗，請益兵。蓋前此兵隊一度登山焚燬，則報一次土匪掃攘，實不見敵，而駢殺山下人爲功。及是始不可掩。然是時臺北臺南各有暴徒紛起。臺北旁山諸處，徒黨衆多，起非一地，擾非一時。倡首非一二，而以簡大獅陳秋菊爲主名。臺南之亂，則鳳山縣北爲大岡山，鳳山縣南爲鳳山嶺，二山不及大坪山之邃。大岡山屹起平地，西至海南至小岡山，東去後山尙遠。介安平鳳山二縣中，鄭青之部自應募，一當日軍，劉軍去，遂竄伏四處。及是合新附之衆出沒

於大岡山，攻至阿公店。阿公店之街，當臺鳳孔道，有駐兵，有支廳。一跃躡而南路梗塞，故鳳山嶺之徒，益不可制。鳳山嶺在鳳山治南三十里，倡首爲林小貓。山中聚黨數百，出新草嶺，攻鳳山城，更遠攻阿猴街，縱橫剽悍，出輒有二三千人。二處守備兵無如何，其地遠，戰跡不詳。然鳳山官署，至遣人議和，劃地分界，約曰：界以內軍警不許入，界以外武裝不許出。其勢力偉大可知。當是時，臺北簡大獅，臺南林小貓，中路柯鐵虎，不約而同，各建旗鼓，謂之三猛。大坪頂屢攻不破，衆以鐵故，咸目之曰鐵國山。五月己酉望，遂立鐵國旗，旗鼓游奕下山，骎骎乎勢力伸於平地。於是復有庵古坑、林杞、捕事庵。達古坑距大坪頂八里，在山麓，如小坪然。日軍既敗於

李以陳細條及陳發
為首之林杞捕抗戰

大坪無援軍。不敢深入。則循大坪山麓而燬。至庵古坑。村人素守法。懼甚。村中總理庄民。宰雞豕。列酒食。出迎。兵至不問。齊縛之。使列兩旁。一兵對一人。喊聲槍殺之。村民或駭走。則追屠之。放火焚屋。至梅子坑等村亦然。然有先走者。於是遠近鳴鑼集衆。競起截擊。各隊兵豕突而歸。遠近村乃盡切齒。皆附大坪頂。扶老攜幼。齧入其中。壯者則矢出報復。而林杞捕距大坪頂斗六。各二十里。亦苦其地憲兵暴。不能堪。有強徒在陳水家。衆談及。曰何不殺之。陳水曰。無其人。有陳細條者。素聚亡命。習與匪類依。曰我能致之一夕而聚。歷數之。八十七人。曰可作矣。陳水本雲林縣胥計長。取巧者。曰姑徐徐。而細條之徒。出入市中。藏利七短槍。衆譁土匪至。土

匪者，倭指目大坪頂之名也。憲兵殊畏之。越二日愈譁。陳細條度不可已。日中春羣起攻之。憲兵將出而槍至。急閉屯所門。屯所本占陳姓祠堂。門戶堅不入。衆灌石油火之。夜逸於斗六。而其時復有集集街殺兵事。集集在高山中。爲入內山埔裏社孔道。距斗六大坪頂七八十里。亦先爲兵殘而後殘兵。人衆者勝。兵隊不支。竄走南投。各地騷然矣。陳細條既攻破憲兵。林杞捕人懼禍。齊見陳水曰。君等孟浪。今奈何。陳水乃招諸長老往大坪。明見陳舫。陳舫者。細條叔父也。居刺桐巷。爲一方豪。亦避兵徙此。細條不敢見。陳水述之。舫乃召細條來。細條兄大條亦來。舫曰。少年乃作事累人乎。旣作之。當受之。可尋蹠鼻發。蹠鼻發亦舫侄。清國時行刦。爲舫